

瑪麗瑪麗

涂志摩  
沈性仁  
合譯





# 麗 瑪 麗 瑪

沈 徐  
性 志  
仁 摩

合  
譯

版 出 店 書 月 新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

版權  
所有

翻譯者

發行者

實價六角

徐志摩  
沈性仁

上海山東路  
新月書店  
D 一六一號

## 序

在我翻譯往往是一種不期然的興致。存心做的放着不做，做的却多半是不預期的。我想翻柏拉圖，想翻舊約，想翻哈代，康賴特的小說，想翻斐德的散文，想翻魯意思的哥德評傳，想翻的還多着哪，可是永遠放着不動手。不得空閒雖則不完全是飾詞，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胆怯——不敢過分逼迫最崇仰的偶像一類的胆怯。翻譯是一種直接的動手；動手動壞了怎麼好？不敢動手的心理與尊崇心是正比例的。

但這短序不容我侈談。我說我的翻譯多半是興致。不錯的。我在康橋譯了幾部書。第一部是渦堤孩。第二部是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叫作吳嘉讓與倪珂蘭，第三部是丹農雪鳥的死城。新近又印了一冊曼殊斐爾小說集，還有凡爾泰的韻第德。除了曼殊斐爾是我的溺愛，其餘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

這本「瑪麗瑪麗」(在英國叫做“A Charwoman's Daughter”)——一個老媽子的女兒，(是我前四年在挾石山上度冬時一時高興起手翻的。當時翻不滿九章就擱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與致來繼續翻。劉勉己也不知是那一位檢了我的譯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說那小說不錯，我一時的靈感就說那就勞駕您給翻完了它！隨後我又跑歐洲去了。沈女士真守信，生活儘忙，居然在短時期內把全書給譯成了交給我。是我懶，把稿子一擱就是一年多，想不到留到今天却幫了新的忙。

占姆士司帝芬士(James Stephens)原書的作者，出身雖只是愛爾蘭的寒族，他在文學界的貢獻，早已不止『一瓶金子』(司帝芬士的另一名著，原名“Crock of Gold”)他沒有王爾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純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國有 Jane Austen, 現代英國有 J.M. Barrie, 前白多年的蘇格蘭有 Robert Burns, 現代的愛爾蘭有占姆士司帝芬士。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劇的感覺是天才。

他的不是膚淺的觀察，那是描寫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體會，一個詩人的感覺在萬千世界內活動的表現。運用文字本身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技術，但要運用文字到一種不可錯誤的表現的境界，這戲法才變得巧妙。司帝芬士有這本領。

現代是感情作用生鐵門篤兒主義打倒一切的時代，爲要逢迎貧民主義勞民主義起見，誰敢不吶喊一聲『到民間去』，寫書的人伏在書台上冥想窮人破人破人破人的生活，雖則他們的想像正許窮得連窮都不能想像，他們恨不能拏縫窮婆的褲布來替代紙，拏眼淚與唾沫來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同情。司帝芬士給我們的是另一種的趣味。他寫窮人的生活，不錯，但他開我們眼的地地方不是窮的描寫，而是生活的表現，在這裏窮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一枝草花在風前的招展，一隻小鴨在春水裏的游泳，瑪麗姑娘聽到巡警偉人小心的悸動，真須有太太夢想的荒唐，什麼事物什麼境地的光與色折射上了詩人的靈性的晶球，司帝芬士有他那神妙的筆法輕輕的移映到文字的幕面上來逼我們讀者的歡喜與驚奇。

但這轉譯當然是一種障礙，即使不至是一種隔膜。翻譯最難是詩，其次是散文寫成的詩。瑪麗瑪麗是後一類。經過一度移轉，靈的容易變呆，活的容易變死，幽妙的容易變粗糙——我不能為我們自家的譯品味着良心來辨護，但我們當然也只能做我們做得到的事。我們的抱歉第一是對作者，第二是對讀者。

志摩 八月三日

瑪麗與她的母親，莫須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屋子的頂上一間小屋裏，在都白林城裏的一條後街上。她從小就住在這間屋頂的小房間裏。天花板上的所有的裂縫，她都知道，裂縫不少，都是奇形怪狀的。舊極的糊紙的牆上長着無數靈菌的斑點，她也是熟悉的。她看着這些斑點從灰影子長成黑斑，從小污點長成大霧塊，還有牆腳邊的破洞，晚上蟑螂蟲進出的孔道，她也知道。房間裏只有一面玻璃窗，但她要向窗外望時，她得把窗子往上推，因為好幾年的垢積已經掩沒了玻璃的透明，現在只像是半透光的薄礮殼了。窗外望得見的也只是隔壁那所屋子頂上的一排烟肉土管，不息的把煤點捲向她的窗子；所以她也不願意多開窗，因為開窗就得擦臉，用水也得她自己走五層樓梯去提，因此她更不願意薰蒸了臉子多費水。



她的母親簡直的不很洗臉，她以為濯洗不是衛生的，容易擦去臉上本來的光潤，並且胰子水不是攸緊了皮膚，就泡起了繃紋。她自己的臉子有地方是太緊，有地方又是太鬆，瑪麗常常想那鬆的地方一定是她母親年輕時擦得太多了，那緊的地方一定是她從來沒有洗過的。她想她情願臉上的皮膚不是全鬆就是全緊，所以她每次洗臉她就滿面的擦一個周到，不洗的時候也是一樣的不讓步。

她的母親的臉子是又陳又舊的象牙的顏色。她的鼻子是像一隻大的強有力的鳥喙，上面的皮張是繃得緊緊的，所以在燭光裏，她的鼻子呆頓頓的亮着。她的一雙眼是又大又黑像兩潭墨水，像鳥眼一樣的鏗亮。她的頭髮也是黑的，像最細的絲一樣的光滑，放鬆的時候就直掛了下來，蓋在她的象牙色的臉上發亮。她的嘴唇是薄的，差不多沒有顏色，她的手是尖形的，敏捷的手，握緊了只見指節，張開了只見指條。

瑪麗愛極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也愛極了她的女兒，她的愛是一種劇烈的熱

情，有時發作兇猛的撲抱。每次她的母親撲住了她，時候稍為長一點，就出眼淚，抱緊了她的女兒一左一右的搖着，她那一把抓得兇極了，可憐的瑪麗連氣都轉不過來；但是她寧可耐着，不願意妨礙她媽親熱的表情。她倒是在那樣撲抱的兇惡中感到幾分樂趣，她寧可喫一點小苦的。

她媽每天一早就出去做工，往往不到晚上不回家的。她是個做短工的傭婦，她的工作是洗擦房間與收拾樓梯。她也會得燒飯做菜，有時有針線活計她也做的，她做過最精緻的衣服，年輕美麗的姑娘們穿了去跳舞或是去遊玩的，她也做上品的白襯衫，那是體面的先生們宴會時穿的，還有花飾的背心為愛時髦的少年們做的，長統的絲襪子跳舞用的——那是從前的事情了，因為她做成好看給別人拿去，她就生氣，她往往咒罵到她那裏來拿東西的人，有時她發了瘋，竟是把做好的鮮豔的衣服撕爛了，用腳踐踏着，口裏高聲的叫喊。

她時常哭泣因為她是不富。有時她做了工回家的時候，她愛假定她是有錢了

的；她就憑空的幻想有某人故了，賸下給她一份大家產，或是她兄弟伯德哥從美洲發了大財回來了，她那時就告訴瑪麗明天她想買這樣，做那樣，瑪麗也愛那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搬家，搬到一所大房子去，背後有花園，園裏滿是鮮花滿是唱歌兒的鳥。屋子的前面是一大塊草地，可以拍網球，可以旁着秀氣的雅致的年輕人散步，他們有的是俊俏的臉子與雪白的手，他們會說法文，很殷勤的鞠躬，手裏拿着的帽子差一點碰着地。她們要用十二個底下人——六個男人，六個女人——都是很伶俐的，他們每星期拿十先令的工錢，外加膳宿；他們每星期有兩晚可以自由，他們的飯也喫得很好的。她們要製備無數的好衣服，穿了在街道上散步的衣服與坐馬車兜風的衣服，還有騎馬衣與旅行的服裝。還要做一件銀紅絲綢的禮服，鑲領是闊條的花邊，一件黃釀色緞子的，胸前掛着黃金的項鍊，一件最細潔的白紗的，腰邊插一朵大紅的玫瑰。還要黑絲的長襪用紅絲線結出古怪的花樣，銀絲的圍巾，有的繡着鮮花與精緻的人物。

她媽打算這樣那樣的時候，她心裏就高興了，但是不久她又哭了，把她的女兒很勁的摟在胸前搖着，摟得她叫痛。



每天早上六點鐘瑪麗姑娘爬出了床，起來點旺了爐火。這火卻是不容易點着，因為烟窗許久沒有打掃過，又沒有風可以借力。她們家裏又從沒有柴條，就把亂紙團成小球兒墊着，把昨夜燒剩的炭屑舖上，再添上一把小煤塊算數。有時一回兒火簇就竄了上來，她就快活，但是有時三三四次都點不旺，往往點到六次都有，點着了火，還得使用一點小瓶子裏的煤油——幾條爛布頭浸透了油，放在火裏，再用一張報紙圍著壁爐的鐵格子，火頭就旺，一小鍋子的水一回兒就可以燒熟；不過這樣的引火法容易把油味兒烟進水去，開出來的茶就是一股怪味，除了爲省錢再沒有人願意喝的。

莫須有太太愛在床裏多假一回兒。她們屋子裏也沒有桌子，瑪麗就把兩盃茶一罐煉乳，一小塊的麵包放在床上，她們母女倆就是這樣喫她們的早點。

早上瑪麗一張開眼，她媽就不斷的講話了。她把上一天的事情都背了一遍，又把今天她要去的地方，及可以賺一點小錢的機會都一一的說了。她也打算收拾這間屋子，重新裱糊牆壁，打掃烟囪，填塞鼠穴——一共有三個，一個在火爐格子的左邊，還有兩個在床底下。瑪麗有好幾夜只是醒着，聽他們的牙齒齧着壁脚。他們的小腿在地板上賽跑。她媽還打算去買一塊土耳其線毯舖在地板上，她明知道油布或是席布容易出灰，但是他們沒有土耳其毯子好看，也沒有那樣光滑。她打算著種種的改良，她的女兒也是十二分的贊成。她們要買一個紅木抽屜衣櫃靠着這邊牆上，買一架紫檀大鋼琴貼着那邊牆上。一架白銅的爐圍，火鉗火桿也都是銅的，一把燒水用的銅壺，一個燒白薯與煎肉用的小鐵盤；瑪麗等身大的一幅油畫掛在爐架的上面，她母親的畫用金框子裝了掛在窗的一面，還要一幅畫着一隻紐芬蘭的大狗偃臥在一隻桶裏，一隻稀小的臘狗爬過來與他做朋友，還要一幅是黑人与白兵打仗的。

媽媽一聽得隔壁房間出來遲重的脚步聲走下樓梯去，她就知道她應該起來了。一個工人和他的妻子六個小孩住着。隔壁門一響，她就跳了起來，快快的穿上衣服，著忙似的逃出了屋子。媽媽出了門，瑪麗沒有事做，往往又上床去睡一個鐘頭。睡夠了她起來，鋪好了床，收拾了房間，走出門上街去閒步，或是聖士蒂芬公園裏去坐着。公園裏的鳥雀她全認得，有的已經生了小鳥的，有的正懷着小鳥的，有的從沒有生過小鳥的——最後的一種大都是雄的，他們自有他們不生小雀兒的道理，瑪麗却是懂得，她只是可憐他們沒有孩子，成心多喂他們一些麵包屑算是安慰他們的意思。她愛看那些乳鴨子跟着他們母親泗水：他們胆子很大，竟會得一直冲到人站着的岸邊，使了很大的勁伸出小扁嘴去撿起一點不相干的東西，快活的吞了下去。那隻母鴨子穩穩的在她兒女的附近泳着，嘴裏低聲的向他們唱着種種的警告，指導，埋怨的口號。瑪麗心裏想那些小鴨子真是聰明，水泳得那麼好。她愛他們，旁邊沒有人的時候她就學他們的娘低聲的唱着口號，但是



她也不常試，因為她怕她的口號的意義不對，也許教錯了這羣孩子，或是與他們的媽教他們的話不合式。

湖上那座橋是一個好玩的地方。有大陽的一邊，一大羣的鴨子豎直了尾梢，頭浸沒在水裏尋東西喫，水面上只剩了半個鴨子。有陰的一面好幾百的鰻魚在水裏洑着。鰻魚是頂奇怪的東西；有許多像綬帶一樣的薄，有些又圓又肥像粗繩子似的。他們像是從不打架的，那小鴨子那樣的小，但是大鰻魚從不欺侮他們，就是有時他們洑水下去他們也不理會。有的鰻魚游得頂慢，看看這邊看看那邊像是沒有事做又像鄉下人進城似的，有的溜得快極了，一霎眼就看不見了。瑪麗心裏想洑得快的鰻魚一定是爲聽得他們的小孩子在哭；她想一個小魚哭的時候不知道她媽看不看得出他的眼淚，因爲水裏已經有那麼多的水，她又想也許他們一哭就哭出一大塊硬硬的，那是很容易看得見的。

看過了魚她就到花壇那邊去看；有的形狀像有稜角的星，有的是圓形的，有的